

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

绣像

梨

玉

嬌



莫秋散人 著

黑龙江出版集团

黑龙江美术出版社



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

玉娇梨



美秋散人 著

黑龙江出版集团
黑龙江美术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玉娇梨/(清)黄秋散人著. — 哈尔滨:黑龙江美术出版社, 2014.5

(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)

ISBN 978-7-5318-4615-4

I. ①玉… II. ①黄… III. ①章回小说—中国—清代
IV. ①I242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074132号

玉娇梨

作 者	黄秋散人
责任编辑	陈 澈 郭建廷
出版发行	黑龙江美术出版社
地 址	哈尔滨市道里区安定街225号
邮政编码	150016
发行电话	(0451) 84270514
网 址	www.hljmscbs.com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	哈尔滨市石桥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	720×1020 1/16
印 张	12.5
字 数	162千字
版 次	2014年5月第1版
印 次	2014年5月第1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318-4615-4
定 价	17.60元

本书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

目 录

第 一 回	小才女代父题诗	〇〇一
第 二 回	老御史为儿谋妇	〇一一
第 三 回	白太常难途托娇女	〇二二
第 四 回	吴翰林花下遇才人	〇三二
第 五 回	穷秀才辞婚富贵女	〇四一
第 六 回	丑郎君强作词赋人	〇五一
第 七 回	暗更名才子遗珠	〇五九
第 八 回	悄窥郎侍儿识货	〇六七
第 九 回	百花亭撇李寻桃	〇七五
第 十 回	一片石送鸿迎燕	〇八四
第 十 一 回	有腾那背地求人	〇九二
第 十 二 回	没奈何当场出丑	一〇〇
第 十 三 回	苏秀才穷途卖赋	一一〇
第 十 四 回	卢梦梨后园赠金	一一九
第 十 五 回	秋试春闱双得意	一二八
第 十 六 回	花姨月姊两谈心	一三七
第 十 七 回	势位逼仓卒去官	一四七
第 十 八 回	山水游偶然得婿	一五六
第 十 九 回	错中错各不遂心	一六五
第 二 十 回	锦上锦大家如愿	一七四



第一回 小才女代父题诗

诗曰：

六经原本在人心，笑骂皆文好细寻。

天地戏场观莫矮，古今聚讼眼须深。

《诗》存郑卫非无意，乱著《春秋》岂是淫。

更有子云千载后，生生死死谢知音。

话说正统年间，有一甲科太常正卿，姓白名玄，表字太玄，乃金陵人氏，因王振弄权，挂冠而归。这白太常上无兄，下无弟，只有一个妹子，又嫁与山东卢副使远去，止得只身独立。他为人沉静寡欲，不贪名利，懒于逢迎，但以诗酒自娱。因嫌城市中交接烦冗，遂卜居于乡，去城约六、七十里，地名唤做锦石村。这村里青山环四面，一带清溪，直从西过东，曲曲回抱；两堤上桃柳芳菲，颇有山水之趣。

这村中虽有千余户居民，若要数富贵人家，当推白太常为第一。这白太常，官又高，家又富，才学政望又大有声名，但只恨年过四十，却无子嗣。也曾蓄过几个姬妾，可煞作怪：留在身边，三、五年再没一毫影响；及遣去嫁人，不上年余，便人人生子。白公叹息，以为有命，以后遂不复买妾。夫人吴氏，各处求神拜佛，烧香许愿，直到四十四上，方生得一个女儿。临生之日，白公梦一神人赐他美玉一块，颜色红赤如日，因取乳名叫做红玉。白公夫妻因晚年无子，虽然生个女儿，却也十分欢喜爱惜。

这红玉生得姿色非常，真是眉如春柳，眼湛秋波；更兼性情聪慧，到八、九岁，便学得女工针黹件件过人。不幸十一岁上，母亲吴氏先亡过了，就每日随着白公读书写字。果然是山川秀气所钟，天地阴阳不爽，有百分姿色，自有百分聪明。到得十四、五时，便知书能文，竟已成一个女学士。因

白公寄情诗酒，日日吟咏，故红玉小姐于诗词一道，尤其所长。家居无事，往往白公做了叫红玉和韵，红玉做了与白公推敲。白公因有了这等一个女儿，便也不思量生子，只要选择一个有才有貌的佳婿配他；却是一时没有，因此耽阁到一十六岁，尚未联姻。

不期一日，朝廷遭土木之难，正统北狩，景泰登极，王振伏辜，起复旧臣。白公名系旧臣，吏部会议，仍推白公为太常正卿。不日命下，报到金陵。白公本意不愿做官，只为红玉姻事未就，因想道：“吾欲选择佳婿，料此一乡一邑，人才有限，怎如京师乃天下人文聚处，岂无东床俊彦，何不借此一行？倘姻缘有在，得一美婿，也可作半子之靠。”主意定了，遂不推辞。择个吉日，带着红玉小姐上京赴任。

到了京师，见过朝廷，到了任，寻个私宅住下。这太常寺乃是一个清淡衙门，况白公虽然忠义，却是个疏懒之人，不肯揽事，就是国家有大事，着九卿会议，也只是两衙门与该部做主，太常卿不过备名色，唯诺而已哪有十分费心力处？每日公事完了，便只是饮酒赋诗。过了数月，便有一班好诗酒的僚友，或花或柳，递相往还。时值九月中旬，白公因一门人送了十二盆菊花，摆在书房阶下，也有鸡冠紫，也有醉杨妃，也有银鹤翎，盆盆俱是细种。深香疏态，散影满帘，何减屏列金钗十二白公十分喜爱，每日把酒玩赏。

这一日，正吟赏间，忽报吴翰林与苏御史来拜。原来这吴翰林就是白公的妻舅，叫做吴琰，号瑞庵，与白公同里，为人最重义气。这苏御史名唤苏渊，字方回，虽是河南籍中的进士，原籍却也是金陵，又与白公是同年，又因诗酒往来，因此，三人极相契厚，每每于政事之暇，不是你寻我，便是我访你。白公听见二人来拜，慌忙出来迎接。

三人因平日往来惯了，情意浃洽，全无一点客套。一见了，白公便笑说道：“这两日菊花开得十分烂漫，二兄为何不来一赏？”吴翰林道：“前日因李念台点了南直隶学院，与他饯行，不得工夫。昨日正要来赏，不期刚出门，撞见老杨厌物，拿一篇寿文，立等要改了，与石都督夫人上寿，又误了

一日工夫。今早见风日好，恐怕错过花期，所以约了苏老先，不速而至。”苏御史道：“小弟连日也要来，只因衙门中多事，未免辜负芳辰。”三人说着话，走到堂上，相见过，更了衣，待茶过，遂邀入书房中看菊。果然黄深紫浅，排列两隅，不异两行红粉。吴翰林与苏御史俱夸奖“好花”不绝。

三人赏玩了一会，白公即令家人摆上酒来同饮。饮了数杯，吴翰林因说道：“此花秀而不艳，美而不妖，虽红、黄、紫、白，颜色种种鲜妍，却终带几分疏野潇洒气味，使人爱而敬之。就如二兄与小弟一般：虽然在此做官，而日日陶情诗酒，与林下无异，终不似老杨这班俗吏，每日趋迎权贵，只指望进身做官，未免为花所笑。”白公笑道：“虽然如此说，只怕他们又笑你我不会做官，终日只好在此冷曹，与草木为伍。”苏御史道：“他们笑我们，殊觉有理；我们笑他，便笑差了。”吴翰林道：“怎么我们笑差？”苏御史道：“这京师原是个名利场，他们争名夺利，正其宜也。你我既不贪富，又不图贵，况白年兄与小弟又无子嗣，何必溷迹于此，以博旁人之笑？”

白公叹一口气道：“年兄之言最是，小弟岂不晓得？只是各有所因，故苟恋于此，断非舍不得这一顶乌纱帽耳！”苏御史又道：“吴兄玉堂，白兄清卿，官闲政简，尚可以官为家，寄情诗酒。只是小弟做了这一个言路，当此时务，要开口又开不得，要闭口又闭不得，实是难为。只等圣上册封过，小弟必要讨个外差离此，方遂弟怀。”吴翰林道：“唐人有两句诗道得好：‘若为篱边菊，山中有此花。恰似为苏兄今日之论而作。你我既乐看花饮酒，自当归隐山中。’”二人道：“最是。”

三人一边谈笑，一边饮酒，渐渐说得情投意洽，便不觉诗兴发作。白公便叫左右取过笔砚来，与吴翰林、苏御史即席分韵，作赏菊诗。三人才待挥毫，忽长班来报：“杨御史老爷来了。”三人听了，都不欢喜。白公便骂长班道：“蠢才！晓得我与吴爷、苏爷饮酒，就该回‘不在家’了。”长班禀道：“小的已回‘出门拜客’，杨爷的长班说道：‘杨爷在苏爷衙里问来，说苏爷在此饮酒，故此寻来。’又看见二位爷轿马在门前，因此回不得

了。”白公犹沉吟不动身，只见又一长班慌忙进来禀道：“杨爷已到门进厅来了！”白公只得起身，也不换冠带，就是便衣迎出来。

原来这杨御史，叫做杨廷诏，字子献，是江西建昌府人，与白公也是同年。为人言语粗鄙，外好滥交，内多贪忌，又要强作解事，往往取人憎恶。这日走进厅来，望见白公便叫道：“年兄好人！一般都是朋友，为何就分厚薄？既有好花在家，邀老吴、老苏来赏，怎就不呼唤小弟一声？难道小弟就不是同年？”白公道：“本该邀年兄来赏，但恐年兄贵衙门事冗，不得工夫干此寂寞之事。就是苏年兄与吴舍亲，俱偶然小集，也非小弟邀来。且请宽了尊袍。”

杨御史一面宽了公服，作过揖，也不等吃茶，就往书房里来。吴翰林与苏御史看见，只得起身相迎，同揖道：“杨老先，今日为何如此高兴？”杨御史先与苏御史作揖道：“你一发不是人！这样快活所在，为何瞒了我，独自来受用？不通，不通！”又与吴翰林作礼，因致谢道：“昨赖老先生大才润色，可谓点铁成金。今早送与石都督，十分欢喜，比往日倍加敬重。”吴翰林笑道：“石都督欢喜，乃感老先生高情厚礼，未必为这几句文章耳。”杨御史道：“敝衙门规矩，只是寿文，到也没有甚么厚礼。”苏御史笑道：“小弟偏年兄看花，年兄便怪小弟；像年兄登贵人之堂，拜夫人之寿，抛撇小弟，就不说了？”说罢，众人都大笑起来。

白公叫左右添了盂箸，让三人坐下饮酒。杨御史吃了两杯，因与苏御史道：“今日与石都督夫人上寿，虽是小弟背兄，也是情面上却不过，未必便有十分升赏。还有一件事，特来寻年兄商议，若是年兄肯助一臂之力，管取有些好处。”苏御史笑道：“甚么事？有何好处？乞年兄见教。”杨御史道：“汪贵妃册封皇后，已有成命。都督汪全，眼见得便擅威晚之尊。近日闻知离城二十里有一所民田，十分膏腴，彼甚欲之，竟叫家人夺了。今日衙门中纷纷扬扬，都要论他。第一是老朱出头。汪都督晓得风声，也有几分着忙；今日央人来求小弟，要小弟与他周旋。小弟想，衙门里众人都好说话，只是老朱有些任性，敢作敢为，再不思前虑后。小弟每每与他说好话，他再

不肯听。我晓得他与年兄甚好，极信服年兄。年兄若肯出一言，止了此事，汪都督自然深感，不独有谢。你我既在这里做官，这样人终须恶识他不得，况又不折基本。不知年兄以为何如？”

苏御史听了，心下有几分不快。因正色道：“若论汪全，倚恃戚畹，白占民间田土，就是老朱不论，小弟与年兄亦该论他。年兄为何还要替他周旋？未免太势利了些！”杨御史见苏御史词色不顺，便默默不语。白公因笑道：“小弟只道杨年兄特来赏菊，原来却是为汪全说人情，这等便怪不得小弟不来邀兄赏菊了。”吴翰林也笑道：“良辰美景，只该饮酒赋诗，若是花下谈朝政，颇觉不宜。杨老先生该罚一巨觥，以谢唐突花神之罪！”杨御史被苏御史抢白了几句，已觉抱愧；又见吴翰林与白公带笑带戏讥刺他，甚是没意思，只得勉强说道：“小弟因苏年兄说起，偶然谈及，原非有心，为何就要罚酒？”白公道：“这个定要罚！”随叫左右斟上一大犀杯，送与杨御史。杨御史拿着酒说道：“小弟便受罚了。倘后有谈及朝政者，小弟却也不饶他！”吴翰林道：“这个不消说了。”

杨御史吃干酒，因见席上有笔砚，便说道：“原来三兄在此高兴做诗，何不见教？”吴翰林道：“才有此意，尚未下笔。”杨御史道：“既未下笔，三兄不可因小弟打断诗兴头。请倾珠玉，待小弟饮酒奉陪，何如？”白公道：“杨年兄既有此兴，何不同做一首，以纪一时之事？”杨御史道：“这是白年兄明明奈何小弟了！小弟于这些七言八句，实是来不得。”白公笑道：“年兄长篇寿文，称功颂德，与权贵上寿，偏来得；为何这七言八句，不过数十个字儿，就来不得？想是知道此菊花没有升赏了！”杨御史听了，便嚷道：“白年兄该罚十杯！小弟谈朝政，便该罚酒；像年兄这等，难道就罢了？”随叫左右也筛一大犀杯，递与白公。吴翰林道：“若论说寿文，也还算不得朝政。”苏御史笑道：“寿文虽是寿文，却与朝政相关。若不关朝政，杨年兄连寿文也不做了。白年兄该罚，该罚！”

白公笑了笑，将酒一饮而干。因说道：“酒便罚了，若要做诗，必须分韵同做。如不做并诗不成者，俱罚十大杯。”吴翰林道：“说得有理。”

杨御史道：“二兄不要倚高才欺负小弟。若像前日圣上要差人迎请上皇，无一人敢去，这便是难事了。若只将做诗吃酒来难人，这也还不打紧。”苏御史道：“杨年兄又谈朝政了，该罚不该罚？”白公见杨御史说的话太卑污厌听，不觉触起一腔忠义，便忍不住说道：“杨年兄说的话，全无一毫丈夫气！你我既在此做官，便都是朝廷臣子，东西南北，一惟朝廷之使，怎么说无一人敢去？倘朝廷下尺一之诏，明着某人去，谁敢推托不行？若似年兄这等说来，朝廷终日将大俸大禄养人何用？”杨御史冷笑了一声，道：“这些忠义话儿，人都会说，只怕事到临头，未免又要手慌脚乱了。”白公道：“临时慌乱者，只是愚人无肝胆耳。”

吴翰林与苏御史见二人话不投机，只管抢白起来，一齐说道：“已有言在先，不许谈朝政。二兄故犯，各加一倍，罚两大杯。”因唤左右，每人面前筛了一杯。杨御史还推辞理论。白公因心下不快，拿起酒来，也不候杨御史，竟自一气饮干；又叫左右筛上一杯，复又拿起，几口吃了，说道：“小弟多言，该罚两杯，已吃完了。杨年兄这两杯吃不吃，小弟不敢苦劝。”杨御史笑道：“年兄何必这等使气？小弟再无不吃之理！吃了还要领教佳章。”苏御史道：“年兄既有兴做诗，可快饮干。”

杨御史也一连吃了两杯，说道：“小弟酒已干了。三兄有兴做诗，乞早命题，容小弟慢慢好想。”吴翰林道：“也不必别寻题目，就是‘赏菊’好了。”白公道：“小弟今日不喜做诗。三兄有兴请自做，小弟不在其数。”杨御史听了，大嚷道：“白年兄太欺负人！方才小弟不做，你又说定要同做，若不做，罚酒十杯；及小弟肯做，你又不做。这是明欺小弟不是诗人，不屑与小弟同吟。小弟虽不才，也忝在同榜，便胡乱做几句歪诗，未必便玷辱了年兄。今日偏要年兄做！年兄若不做，是自犯自令，该倍罚二十杯，就醉死也要年兄吃！”白公道：“要罚酒，小弟情愿；若要做诗，决做不成！”杨御史道：“既情愿吃酒，这就罢了。”就叫人将大犀杯筛上。苏御史与吴翰林还要解劝，白公拿起酒来，便两三口吃干。杨御史又复斟上，吴翰林道：“白太玄既不做诗，罚一杯就算了。”杨御史道：“这个减不

得，定要吃二十杯！”

白公笑道：“花下饮酒，弟所乐也。何关年兄事，而年兄如此着气？”拿起来，又是一大杯吃将下去。杨御史也笑道：“小弟不管年兄乐不乐，关小弟事不关小弟事，只吃完二十杯便罢。”又叫左右斟上。白公一连吃了四、五杯，因是气酒，又吃急了，不觉一时涌上心来，便有些把捉不定。当不得杨御史在傍絮絮聒聒，只管催逼，白公又吃得一杯，便坐不住，走起身，竟往屏风后一张榻床上去睡。

杨御史看见，那里肯放，便要下席来扯。苏御史拦住道：“白年兄酒忒吃急了，罚了五、六杯，也够了，等他睡一睡罢。”杨御史道：“他若不嘴强，就是一杯也饶他了！”吴翰林道：“就要罚他，也等你我诗成。你我俱未做，如何只管罚他？”苏御史道：“这个说得极是。”杨御史才不动身，道：“就依二兄说。做完诗，不怕他不吃。他若推醉不吃，小弟就泼他一身！”说罢，三人分了纸笔，各自对花吟哦不题。正是：

酒欣知己饮，诗爱会家吟。

不是平生友，徒伤诗酒心。

且说白公自从夫人死后，身边并无姬妾，内中大小事俱是红玉小姐主持，就是白公外面有甚事，也要与小姐商量。这日白公与杨御史争论做诗之事，早有家人报与小姐。小姐听了，晓得杨御史为人不端，恐怕父亲任性，抢白出祸来，因问家人道：“如今老爷毕竟还做诗也不做？”家人道：“老爷执定不肯做诗，被杨爷灌了五、六大杯酒，老爷因赌气吃了，如今醉倒在榻床上睡哩。”小姐又问道：“杨爷与苏爷、舅老爷，如今还是吃酒，还是做诗？”家人道：“俱是做诗。杨爷只等做完了诗，还要扯起老爷来灌酒哩。”小姐道：“老爷是真醉是假醉？”家人道：“老爷因吃了几杯气酒，虽不大醉，也有几分酒了。”

小姐想了想，说道：“既是老爷醉了，你可悄悄将分与老爷的题目纸拿进来我看。”家人应诺，随即走到席前，趁众人不留心，即将一幅写题的花笺拿进来，递与小姐。小姐看了，见题目是《赏菊》，便叫侍儿嫣素取过笔

砚，信手写成一首七言律诗。真个是：

墨云挟雨须臾至，腕儿驱龙顷刻飞。

不必数茎兼七步，乌丝早已满珠玑。

红玉小姐写完了诗，又取一个帖子，写两行小字，都付与家人，分付道：“你将此诗此字暗暗拿到老爷榻前伺候，看老爷酒醒了，就送与老爷。切不可与杨老爷看见。”家人答应了。走到书房中，只见吴翰林才挥毫欲写；苏御史正注目向花，搜索枯肠；杨御史也不写，也不想，且拿着一杯酒，口里唧唧啾啾的吟哦。家人走到白公榻前伺候。

原来白公酒量原大，只因赌气，一连吃急了，所以有些醉意。不料略睡一睡，酒便醒了。不多时醒将来，要茶吃。家人忙取了一杯茶，递与白公。白公就坐起来，接茶吃了两口。家人即将小姐诗笺与小帖暗暗递与白公。白公先将帖子一看，只见上面写着两行小字道：“长安险地，幸勿以诗酒贾祸。”白公看毕，暗暗点点头儿。又将花笺打开，却是代他做的赏菊诗，因会过意来。将茶吃完了，随即立起身，仍旧走到席上来。一苏御史看见道：“白年兄醒了，妙！妙！”白公道：“小弟醉了，失陪！三兄诗俱完了么？”杨御史道：“年兄推醉得好！还少十四杯酒，只待小弟诗成了，一杯也不能饶！”吴翰林向白公道：“吾兄才极敏捷，既已酒醒，何不信笔一挥，不独免罚，且未知鹿死谁手。”白公笑道：“小弟诗到做了。只是杨年兄在此，若是献丑，未免遗笑大方。”杨御史道：“白年兄不要讥消小弟。年兄纵然敏捷，也不能神速如此。如诗果成，小弟愿吃十杯；倘竟未成，岂不是取笑小弟？除十四杯外，还要另罚三杯。年兄若不吃，便从此绝交！”白公笑道：“要不做就不做，要做就做，怎肯说谎！”即将诗稿拿出，与三人看。

苏御史接在手中道：“年兄果然做了，大奇，大奇！”吴翰林与杨御史都挨拢来看，只见上写着：

紫白黄红种色新，移来秋便有精神。

好从篱下寻高士，漫向帘前认美人。

处世静疏多古意，傍人闲冷似前身。

莫言门闭官衙冷，香满床头十二辰。

三人看了，俱大惊不已。苏御史道：“白年兄今日大奇！此诗不独敏捷异常，且字字清新俊逸，饶有别致，似不食烟火者，大与平日不同。敬服，敬服！小弟辈当为之搁笔矣。”白公道：“小弟一来恐拂了杨年兄之命，二来要奉杨年兄一杯，只得勉强应酬，有甚佳句！”杨御史道：“诗好不必说，只是小弟有些疑心：白年兄恰才酒醒，又不曾动笔，如何就出之袖中？就写也要写一会。”吴翰林将诗拿在手中，又细细看了两遍，会过意来，认得是红玉所做，不觉微微失笑。

杨御史看见，道：“吴老先为何笑？其中必有缘故。不说明，小弟决不吃酒！”吴翰林只是笑，不做声。白公也笑道：“小弟为不做诗，罚了许多酒；今诗既做了，年兄自然要饮，有甚疑心处，难道是假的不成？”杨御史道：“吴老先笑得古怪，毕竟有些缘故！”苏御史因看着吴翰林道：“这一定是老先见白年兄醉了，代做的了。”吴翰林道：“愧死！小弟如何做得出？”杨御史道：“若不是老先代做，白年兄门下又不见有馆客，是谁做的？”吴翰林只不做声，但是笑。白公笑道：“难道小弟便做不出，定要别人代笔？”杨御史道：“怎敢说年兄做不出，只是吴老先笑得有因。你们亲亲相护，定是做成圈套，哄骗小弟吃酒。且先罚吴老先三大杯，然后小弟再吃。”一面叫人筛一大杯，送与吴翰林。吴翰林笑道：“不消罚小弟，小弟也不知是不是。据小弟想来，此诗也非做圈套骗老先吃酒，决是舍甥女恐怕父亲醉了，故此代为捉刀耳。”

杨、苏二御史听了，俱各大惊，因问白公道：“果是令爱佳作否？”白公道：“实是小女见弟醉了代做，聊以塞责。”杨、苏二御史惊叹道：“原来白年兄令爱有如此美才！不独闺阁所无，即天下所称诗人韵士，亦未有也！小弟空与白年兄做了半生同年，竟不知令爱能诗识字如此！可敬，可敬！”吴翰林道：“舍甥女不独诗才隽美，且无书不读，下笔成文，千言立就。”苏御史道：“如此可谓女中之学士也！”白公道：“衰暮独夫，有女

虽才，却也无用。”

苏御史道：“小弟记得令爱今年只好十六七岁。”白公道：“今年是一十六岁。”杨御史道：“曾许字人否？”白公道：“一来为小弟暮年无子，二来因老妻去世太早，娇养惯了，所以直至今日，尚未许聘。”杨御史道：“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。任是如何娇养，也不可愆于归之期。”吴翰林道：“也不是定要愆期，只为难寻佳婿。”杨御史道：“偌大长安，岂无一富贵之子可嫁？小弟明日定要作伐！”

白公道：“闲话且不要说，三兄且请完了佳作。”苏御史道：“珠玉在前，自惭形秽，其实完不得了。每人情愿愿罚三杯，何如？”杨御史道：“说得有理，小弟情愿吃。”吴翰林诗虽做完，因见他二人受罚，也就不写出来，同罚了三大杯。

只因这一首诗使人敬爱，大家谈笑欢饮，直至上灯才散。正是：

白发诗翁吟不就，红颜闺女等闲题。

始知天地山川秀，编是娥眉领略齐。

三人散去，不知又作何状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回 老御史为儿谋妇

诗曰：

凭君传语寄登徒，只合人间媚野狐。

若有佳人怀吉士，从无淑女爱金夫。

甘心合处锦添锦，强得圆时觚不觚。

再莫凿空施妄想，任他才与色相图。

话说杨御史自从在白公衙里赏菊饮酒，见了白小姐诗句，便思量要求与儿子为妻。原来杨御史有一子一女，儿子叫做杨芳，年才二十岁，人物虽不甚丑，只是文章学问难对人言。赖杨御史之力，替他夤缘，到中了江西乡试。因会试不中，就随在任上读书。杨御史虽怀此心，却知道白公为人执拗，在女婿上留心选择，轻易开口，决不能成。再三思索，并无计策。

忽一日，拜客回来，刚到衙门首，只见一个青衣人，手捧着一封书，跪在道旁禀道：“浙江王爷有书候问老爷。”杨御史看见，便问：“是吏部王爷么？”青衣人答道：“正是吏部王爷。”杨御史随叫长班接了书，分付来人伺候。遂下马进到私衙内，一面脱去官服，一面就拆开书看。只见上面写着：

年弟王国谟顿首拜：

弟自让部归来，不获与年台聚首于京师者，春忽冬矣。年台霜威严肃，百僚不振而清。远人闻之，曷胜欣仰！兹者，同乡友人廖德明，原系儒者，既精风鉴，复善星平，往往有前知之妙。弟颇重之。今挟术游长安，敢献之门下，以为著龟之一助。幸赐盼睐而吹嘘焉，感不独在廖生也。草草奉渎，不宣。

杨御史看完了书，知道是荐星相之士，撇不过同年面情，只得分付长班

道：“你去看王爷荐的廖相公可在外面，如在，可请进来。”长班出去不多时，先拿名帖进来禀道：“廖相公请进来了。”须臾，只见一人从阶下走进来。怎生模样？但见：

头戴方巾，身穿野服。头戴方巾，强赖作斯文一脉；身穿野服，假装出隐逸三分。髭须短而不长，有类蓬蓬乱草；眼睛大而欠秀，浑如落落弹丸。见了人前趋后拱，浑身都是谦恭；说话时左顾右盼，满脸尽皆势利。虽然以星相为名，倒全靠逢迎作主。

杨御史见了，即迎进厅来。见毕礼，分宾主坐下。廖德明先开口说道：“久仰台光，无缘进谒。今蒙王老先生介绍，得赐登龙，喜出望外。”杨御史道：“王年兄书中甚称兄高明有道，今接芝字，果是不凡。”须臾茶罢，杨御史又问道：“兄抱此异术而来，京师中相知必多。”廖德明道：“晚生素性矜守，懒于干人。虽还有几封荐书，晚生恐怕贤愚不等，为人所轻，也未必去了。今日谒见老先生，明日也只好还去见见敝乡的陈相公、余少保、石都督、白太常三、四位贤卿相罢了。”

杨御史听见说要见白太常，便打动心事。因问道：“白太常莫不就是敝同年白太玄么？”廖德明道：“正是贵同年白老先生。”杨御史听了，心中暗想道：“这段姻缘，要在此人身上做得过脉。”因分付左右摆饭，一面就邀廖德明往书房中去坐。廖德明辞道：“晚生初得识荆，尚未献技，怎么就好相扰？”杨御史道：“若是他人，我学生也不轻留；兄乃高明之士，正有事请教，到不必拘礼。”遂同到书房中坐下。

坐了一歇，廖德明就说道：“老先生请转正尊容，待晚生观一观气色，何如？”杨御史道：“学生到不消劳动。到是小儿有一八字求教罢。”廖德明道：“这个当得。”杨御史随叫左右取过文房四宝，写了四柱，递与廖德明。廖德明细细看了一遍道：“令公子先生这尊造，八字清奇，五行相配，真如桂林一枝，昆山片玉；又兼计罗截出恩星，少年登科自不必说。目下二十岁，尚在酉限，虽见头角峥嵘，犹不为奇。若到了二十五岁，运行丙子南方，看凤池独步，翰苑遨游，方是他得意之时。只是妻宫不宜太早，早了

便有刑克。”杨御史笑道：“算得准！算得准！小儿自会试不曾中得，发愤在衙读书。每每与他议亲，他决不肯从，直要等中了进士方肯议亲。我只道他是痴心妄想，原来命中原该如此。”廖德明道：“富贵皆由命里带来，岂人力所能强求！”又问道：“令公子难道从未曾娶过？”杨御史道：“曾定过敝乡刘都堂的孙女，不料未过门就死了，所以直蹉跎至此。”廖德明道：

“既然克过，这命才准。只是后来这头亲事，须选一个有福的夫人，方配得过。”正说着，左右摆上酒来。杨御史逊了坐，二人坐下，一边饮酒，一边廖德明又问道：“令公子近日有甚宅院来议亲么？”

杨御史道：“连日来议亲者颇多，说来皆是富贵娇痴，多不中小儿之意。近闻得白年兄有一令爱，玉容与才华俱称绝世。前日学生在白年兄衙中饮酒，酒后分韵做诗。白年兄醉了，未曾做得。他令爱就暗暗代他做了一首，清新秀美，使我辈同年中几个老诗人俱动手不得。”廖德明道：“白小姐既有如此才华，可谓仕女班头矣。令公子又乃文章魁首，自是天地生成一对好夫妻。况老先生与白公又系同年，正是门当户对，何不遣媒一说？”杨御史道：“此虽美事，只是敝同年这老兄，生性有些古怪。他要求人，便千肯万肯；若是你去求他，便推三阻四，偏有许多话说，所以学生不屑下气先去开口。这两日闻知他择婿甚急，若得其中有一相知，将小儿才学细细说与此老知道，使此老心肯意肯；然后遣媒一说，便容易成了。”廖德明道：

“老先生所见最高。只怕晚生人微言轻，不足取信。明日往候白公时，倘有机会，细细将令公子这等雄才大志说与他知。”杨御史道：“既有此高情，切不可说出是学生之意。”廖德明笑道：“这个晚生知道。这也不独为令公子求此淑女，送这等一个佳婿与白公，还是他的便宜。”二人话得投机，又饮了数杯，方才吃饭。

吃完了饭，廖德明就辞起身。杨御史道：“尊寓在何处？尚未曾奉拜。”廖德明道：“小寓暂借在浙直会馆中，怎敢重劳台驾！”说毕，送出厅来。到了门前，杨御史又嘱咐道：“此事若成，决当重谢。”廖德明连道：“不敢！”方才别去。正是：